

西漢東漢

4	0
5	9
1	6

御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九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宣帝

獄者萬民之命。死生係焉。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懲惡能安良。使生者不怨。死之屬。死者不恨。大辟。則可謂文吏矣。先以稱職。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所律貳端深淺不平。於罪巧增辭。飾非以成其罪。謝書巧。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

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生怨死恨。無處伸理。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免其官。已上。吏務平法。法不平。或擅興

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或見敗露取罪。

過客蠶室。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已上并戒各

其榆楊。屬。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

毋出今年租賦。帶說妙。只。

文致人罪。移情就律。此刑獄積弊。牢不可破。若結納貴

客。獵取游揚。恐又不止。於繇役厨傳者。總之無辜百姓

受苦耳。帝長問。所以洞觀火。本說。繇租。似與上文。絕不相蒙。然。當愛民之意。以為感動。立言甚深。

上尚德緩刑書

稍節。淵全文。

路溫舒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十失如廢封建。鑄金人。築長城。

造阿房。焚書坑儒。治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併用治獄之吏也。秦之時。羞文學好

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獄吏所以得用之故。正言者謂之誹

謗。過過者謂之妖言。秦多以。此與獄。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全。能。

先王之人不得用。根上。羞文學好武勇二句。忠良切言。皆鬱於胸。根上正言。舉。

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良言絕則諛言進。禍害不得聞。自然亡天下。已上叙秦以誹謗用治獄吏之失。語語相因。坊本皆

以羞文學下十句作秦十失。誤人至此。是誠何心。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

之憂。義等解。失。尚德緩刑書一二。耶耶舒。

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也。併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
獄亂之中。入本朝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去上聲
劉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
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則恐失刑之責。知
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知
其不可復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還以刻為明。深
復屬。故慎之。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還以刻為明。深
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異於古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而貽後患。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
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論死者多則傷君德。無以致太平。結上獄

亂句。此段言有治獄吏。則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
人不得不死。為仁聖之累。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
極楚。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
之。裝飾其詞以告吏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飾詞
不一。虛實難憑。吏則指上。奏長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欲
引道理。以明其罪之實。上奏長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欲
奏於朝。時恐有疑。竇致駁。又將其詞改易。如以火鍛金。去
粗留精。使周匝而納之於罪也。上句利字此句畏字俱
從上文欲字生來。千古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獄吏存心。數語說盡。去上聲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奏當以獄之當
練成所鍛鍊之詞。上鍊字從金由粗鍊到精。此練字從系
由生練到熟。眾者上下相毆。非出一手。以示公也。文致文
飾而致人罪。明白無可疑也。此段是以獄吏專為深刻。
言獄吏欲人死。又有陷其至死之術。是以獄吏專為深刻。

深刻二字。殘賊而無極。應上大。媼為一切。媼苟且也。不顧
國患。應上仁聖。此世之大賊也。此段承前一段。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議凝也。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此段承後一段。言囚入。故天下之患
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敗常法。亂正義。雖親不能達其情。有理莫能
尚存。臣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
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
君含詬。四句出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言。藪大澤。疾毒害之
物。瑾瑜。美玉。瑕。詬。恥病也。引此以明誹謗之

罪不當興。大獄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
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語
與秦之時
一段呼應

舒曾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
則舒乃明於刑律者。嗣為廷尉史。於宣帝七年上書。其
言獄吏之弊。親切曲盡。上善之。遂詔置廷尉平。每幸宣
室。齋居決事。評者謂此書在武宣之間。可謂救時良藥。
若在元成之際。猶以水濟水。其意以為元成柔懦。當用

重典實不得此書立言之意也。夫德雖可尚，刑安可廢？書末何以有廢治獄之說？但玩前段叙秦之失，提出誹謗妖言字樣，末復云：「除誹謗以招切言，則所謂治獄之吏，乃專指治誹謗之獄無疑矣。」

言霍氏封事

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

功於齊。

盛功字作線

皆疇其爵邑。

疇等也

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

趙氏分晉，季氏顛魯。

衰

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機，世卿最甚。

但當世祿不當世官。

乃者大將軍

霍

決大計，安宗廟，建天下。

功亦不細矣。

單指廢立一事

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

歲海內之命

於掌握。

武帝甲午年病篤，命光立昭帝，行周公輔成王事至宣帝癸丑，光薨，計專

政二方其隆時

隆勢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

月朏日蝕

晦而月見西方

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

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

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制之所生也。追論光之專政亦不宜久則其後世不宜
預政可知。不提霍氏驕縱罪狀只追論前此當政之妙乃爾。朝臣
非且以災異為詞辭不言光有過失回護之妙乃爾。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如自問病
家賜梓宮葬其下。諡問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
其後世疇其爵邑皆是。問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
不明。為樂平侯雲封為冠陽侯昆求諸婿外孫皆奉朝請請
罷霍氏三侯皆就第。有其爵邑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
歸休時存問名見以列侯為天子師。言亦當以虛名尊之勿
見批及安世者以安世亦曾預廢立之事與霍氏為同功一
體之人無罪而奪其禮所以安霍氏之心使不疑畏耳。已
上皆朝臣所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夫下必
當明言者

以陛下為不忘功德。全其為功而朝臣為知禮。全其為臣霍氏世世亡
所患皆臣之憂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

策之得者也。帝抑霍氏親黨以所親信許延壽史高子弟代

軍兵屬焉今兩侯以出。霍氏諸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人情

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禹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

近臣自危非完計也。勢必有變。已上言朝臣敞願於廣朝

自發其端。處置使術直守遠郡其路亡由。山陽太守夫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妙用非口可故伊尹五就

桀五就湯。心不能遠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言不能遠

言霍二
郁郁齋

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非入朝不能。唯陛下省察。盡其所以然。林西仲曰。全為安全。霍氏起見。有許多委曲妙用。更難得。此枝妙筆。寫得委曲盡致也。孝宣所以不召人朝者。以霍羅毒后罪跡已露。疑光當日與謀。不欲安全之耳。史載霍山謀令太后斬丞相平恩侯以下。因廢天子而立霍禹約。定未發。以此獲罪。赤族。子謂太后漢所也。即廢天子亦決。無立禹之理。禹何許人能主漢祀服天下諸侯王乎。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又呂后誅淮陰故智耳。司馬涑水病孝宣小恩不如楚莊念子文而故克黃。猶未悉其隱衷也。

劾丞相黃霸奏

淵

張敞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

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今上計者。有排者讓畔男。

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

相府之堂也。以其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民雖有善行。不

為條教者在後而頭謝。以其無成大化之。丞相雖口不言而

心欲其為之也。欲其依此序而行。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

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鵲本作鵲色。丞相以下見者數百

人。見從殿舍飛來。邊吏多知鵲雀者。認出羗中。問之皆陽不知。不說

崔亦不說
敵舍飛來
丞相圖議上奏也
圖謀
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
化條典主也皇天報下神雀上奏之詞。又有後知從臣敵
舍來乃止即條後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本効

却贊也二句輕輕刺他他人口出之併不斥其為偽妙絕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
官謂太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
早自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敗誅上聞黯與息
語乃抵息罪而秩黯黯以黯朝廷相形一番且引罪李息罪
明已不得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長吏守丞力諸侯相以盡
不効妙絕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忠不欺為貴。忽轉人諸
侯相身臣敵非敢毀丞相也再撥開丞相誠恐郡臣莫白外
上妙絕臣敵非敢毀丞相也再撥開丞相誠恐郡臣莫白外

廷之意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不敢違歸舍法令各為私教

務相增加澆淳散樸澆以水參並行偽貌有名無實解同

忘以各相傾動甚各為妖如上文作奇怪之類假令京師

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益廉貪員治之行而以偽

先天下固未可也涉於即諸侯先行之偽聲挾於京師非細

事也軼過也又似朝廷之化不及外郡為天下所漢家承敝

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舊法宜

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

廉吏務得其人選舉郡事皆以義法令檢武舊法毋得擅為

古文升義
卷之九
八
幼至二
都都齋

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所飭之
林西仲曰黃霸治潁川宣帝下詔稱其自姓鄉化有孝子
弟弟及田者讓畔等語是霸曾以此為治矣時鳳凰神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而帝既改元神爵又改元五鳳在霸
不無粉飾於其間即帝亦樂聞粉飾之事矣此當上計令
條其對鶚雀集屋欲以上聞是平日習俗佞傾張敞此奏
段段挾出詐僞使知自欺欺人究不免為識者看破為之
無益至劾霸處曲盡幹旋苦心布置出落又極自然運筆
高妙疑有神助帝嘉納之而霸引以為為慙豈不宜哉

言風俗書

淵

貢禹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未仕貪汙者及吏坐贓者

已仕貪汙者皆禁錮不得為吏吏治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

伏其誅疑者以與民與民實也亡贖罪之法刑罰故令行禁止海

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皆治行廉潔民自不犯

風俗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

之美縱同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

穀者補吏出於一時權宜而川人行法之是以天下奢侈官

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費廣而民見奪郡國恐伏其誅

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上司其責成入種之外又有一種為吏之人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下所屬之官也黃人知所畏懼入二種人皆吏治不靖之後不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已而用之然廉潔之士絕迹矣者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為有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以正士皆用不者猶復懷幣為政於世行雖大饒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以無行之人皆用得著故以為尚把臂剔髡以見人教補吏之後犯法又可贖罪既贖之後人殺又

可補吏總是家富則無事不可為勿論為犬為彘人皆以賢稱許之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已仕者貴貪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未仕者貴貪注賤廉之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注賤廉潔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史書勇猛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相守謂內而相臣內而郡守也已上叙武帝以後風俗敗壞之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職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已上言救正之法林西仲曰天下所以久安長治全在正風俗而正風俗全

在扶廉恥選舉刑辟二柄所以為扶廉恥正風俗妙用不
但分別良惡而已若官可以入物而補罪可以出貨而除
則二柄不歸之人主而歸之富豪天下不以無行為羞惟
以無財為恥此必至之勢因以為當然之理風俗遂不可
問矣文帝守方內之治以節儉為心故得二柄之月武帝
務域外之功以奢侈為費因不覺流弊至此書中層層寫
出到流弊之後凡所做的皆是沒廉恥的事所說的皆是
沒廉恥的話令人可笑可哭以龍門平準書酷吏傳二序
合觀之則知武帝以後治道不振如此可為千古龜鑑

請以賜金買田宅對

小學

疏廣

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諄諄也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

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

若無舊田廬自當為之計耳

止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本領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便安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病俱從怠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

同無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處置養之以盡餘日所以昭君恩不敢輕於別用又進一層說

疏仲翁為太子太傅與兄子受同移病歸里日以賜金供酒食招親故娛樂其子孫以買田宅免人代請亦情之常乃謂舊有田廬不欲教怠招怨其為子孫立身處世之謀蚤已打算具有成見此豈世俗所能識乎未數語為賜金開銷尤見愛確蓋君恩止為養老計原未嘗為子孫買田宅計也如此品識覺楊伯起以清白吏遺子孫猶有名心未化西仲

論甘延壽陳湯功疏

劉向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鄧支怨漢護呼韓邪事暴

揚外國傷威毀重極寫鄧支罪大羣臣皆閔焉憂不陛下赫然欲誅

之意未嘗有忘意所必討以鄧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

奉聖指應上欲誅句荷神靈總百蠻之君臨撫城郭之兵矯制發城

軍師戊己殺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國屠五重城奉欽侯

之旗單于城立五斬鄧支之首杜勳斬縣旌萬里之外揚威

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谷吉送還鄧支侍子被殺立昭明之功昭明即暴

共見聞也囚殺使萬彙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

者吏士之罪討矣萬彙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

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欲入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免傷威損。羣臣之勲莫大焉。朝見。應上羣臣皆閔句。此段極叙甘陳之功。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判來威。引証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引証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又承二引証。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趨勢。頓二句作一篇。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又引。統作証。前總叙方叔吉甫二人。只引方叔。采甚詩詞。此又補出吉甫。六月詩詞。方不滲漏。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匡衡。以矯制興師。不宜加封議。至三年。不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次。已上言論大功。久不行賞之非。去聲。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春秋不書齊侯。○証貳。師將軍李廣利。武帝太初元年。大宛有善馬在。咸。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毋鼓。宛王名。一曰毋寡。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

將吏貪不愛卒而侵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
牟之以故道死者衆兩侯海西侯趙弟為新時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皆從征
引証四皆不錄今康居國無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
過不疵細瑕稱單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糧費不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功非貳師所及○又目常惠隨
欲擊之烏孫宣帝本始三年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鄭吉迎
自來之日逐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猶皆裂土受爵長羅侯
鄭吉封安遠侯皆不過因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
人成事者○又引証二功則高於安遠長羅侯
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侯

近日邊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如重兩獲財物人
塞多不法○前既逐段引証分斷此又宜以時解縣通籍除
總收全又以明錄小過疵細宜即時解下所懸功罪冊
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除過錄功不當久待也

林西仲曰甘陳之功漢代所不當有其可議者止在矯制
一著耳然非矯制又不能成此大功故延壽始欲奏請而
湯謂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從蓋已看破篋篋刁
筆伎倆必掣肘於其間也及至論功石顯既以延壽却婚
夙憾匡衡又執書生迂見從中主持且欲按湯鹵獲不法
罪蹟所以久不行賞茲篇首段叙郅支之罪即以羣臣皆

閔陛下欲誅二語提起。隨以承聖指三字。羣臣之勳莫大
 六字。前後呼應。見得出師雖未奉明綸。實體君心所必計。
 雖未經會議。亦紆卿相所素憂。本非甘陳一己之私。不得
 板板執矯制二字。為彼罪也。中間至末計六引証。段段比
 斷。曲盡變化。末又一總收括。皆極寫甘陳之功。而以不錄
 小過不疵細取為主。則久不行賞之失。自見筆力甚勁。

訟陳湯疏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歷
 秦不敢窺兵井陘。前代近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
 幕。本朝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以其能
 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帥同引樂記証其知所重。已上虛起作冒竊
 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鄧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厲度踰集
 都賴。踰讀曰遙。鄧支水名。屠三重城。斬鄧支首。報十年之通誅。雪邊
 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

叙湯戰克之功

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叙湯得罪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叙吏議當死

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

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引戮功臣無以

服人一事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

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

類祭名舊註非慕義欲效其戰克也

以言事爲

罪無赫赫之惡。

應上纖介之過罪最小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爲君者也。

此訓乃進一層說即功過相等亦當守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

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

禮記云龍帷埋馬敝蓋與狗言功臣有過而不有以報之是待人反

不知待畜也

又進一層說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將帥思不察周書之

意收上記功而忘帷蓋之施。

收上人馬有勞句

庸臣遇湯不以爲戰

卒從吏議。

致之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收上自起賜死

一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介冑慕義者莫不喪氣非勉其死敵之道○六句總收上文有力

林西仲曰本傳載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

實王子也湯坐獄當死故大中大夫谷永以此疏訟之余

以爲湯立功西域時往來康居界且捕得康居貴人貝色

子男開介以爲導朝夕行間必知侍子之真否其言非王

子也宜有所據但不知當日作何按驗若詢之侍子及康

居王斷無自認其非之理此外又別無可質對既云按驗

得實湯雖喙長三尺不能置辯矣。然言事非是小故也。何以史議當死。按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奏湯當命蠻夷中。不正身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官。意湯疑康居王及侍子發其事故。上書言之。欲使獲罪以爲報耳。驗實之後。則湯當以誣罔論。衡復從中主之。安得不死。獨不思湯有大功於國。用人之勇。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絕塵之足。又怒其蹠齧。而蹠之天下。豈復有金馬乎。是篇止言其功大罪小。段段布置。求用數語收括上文。有疾風捲簾之勢。大旨全爲國家厲將士之地。剴切詳明極矣。

諫納匈奴降者疏

谷永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金以當之爵以貴之欲減其害不得今單于誦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不受其降。其害不得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當念其不爲害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質同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取少擁有多舉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取逆棄順已上言匈奴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伊邪莫演降者姓名欲受之。虧德沮善。損已之德益人之善自疏不親邊吏。不委身中國矣已上言或者設爲反間欲受降所以絕匈奴之慕義

因而生隙。使降人離間生事欲借兵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以理之曲歸之漢因與兵以責其直使漢無可置對所以謂之隙其計中已上言受降所以開匈奴之釁端此誠

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總收上二意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示我德抑詐諉之謀杜彼奸懷附親之心結彼

便。句。王句。總結得佳

林西仲曰。和親之國。往往以受降納叛。啓豐況。曾稱藩者乎。且伊邪莫演之降漢。正值單于初立之時。其誠偽殆不可知。若被看破。未有不生輕侮之心者。文不喻幅而能指陳利害。瞭如指掌。所謂少少許勝人。多多許矣。

解嘲 撰軌

楊雄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猶言人綱人紀者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所以為人綱人紀者折人之圭。脩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惟處富貴方能上尊下榮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為官日已不淺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雷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不能如戰國策士顧

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反用其心於不當用之地然而位

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依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
意所作不成其爲依其色猶帶自者故爲官亦不偶不
落也。能成其爲青紫朱丹也乃戲笑之詞所以謂之嘲因
太依依字屬顏色文中亦多用顏色字面點綴巧楊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
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一族也。伏下位極崇危等語是作太依
赤字相映巧甚往昔周圉解結行法不羣鹿爭逸諸侯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四分五割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無定臣故矯翼厲意所存無常故士或自盛以豪
士者或鑿坏以遁壞也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
資持談天下定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雖所如不合猶居
資之說爲齊卿

可以恣意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無離合分

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無十二六七綴以糾墨製以質鉄師古

糾墨皆繩也質鉄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所教廣以歲月結

以倚廬五康日在商廬行服三年漢法不執親喪三年不得

君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離翼咸營於八區皆謀合於所

矣八區八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載縱垂纆而談

者皆擬於阿衡已仕五尺童子差比晏嬰與夷未仕當塗

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以天下之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

勢則爲匹夫以一人之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

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乘四也。言士之多。有才者亦無以自見。鳧鳧之喻。與上矯翼厲翮句相映巧甚。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此得士者國有定臣矣。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吟吟而咲唐舉。至激賤者亦得其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必須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不必故世亂則聖哲馳騁。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又總二句見日章句之徒。又曰庸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仲管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咲。侯或橫江潭而漁。公或七十說而不遇。

子或立談間而封侯。公或杜千乘於陋巷。齊桓公見或擁帚。或先驅。燕昭王迎鄒衍。皆欲得士而用之。是以士類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抵瑕。而無所訕也。士之所以能盡奇出策上說。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以無事時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如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恐得辟。士不但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出漢法選。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解不能盡奇出策上說。下談之。且吾聞之。炎炎者滅。赫赫者隆。有息時隆隆卿。應上紉青拖紫句。

者絕重聲終時觀雷觀火為盈為實於未滅未絕時觀之謬以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及其既滅既絕杳無踪跡仰察其聲已
 之極未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伺其陰攫拏者亡默默者
 存攫拏者亡默默者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利害較然是故知
 佞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寞守德之宅
 惟無利故無害位不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
 如上世之士得用於時其道未必遠能今子乃以鵩泉而咲
 鳳凰執蠅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鵩泉蠅蛇指附廣傳一子
 徒咲我佞之尚自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

悲夫

已上解佞得

客曰然則靡佞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

必佞哉

范蔡以下凡漢初諸公俱在內言雄欲作佞成名其

佞不但不能取富貴於一時亦未必

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

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路背扶服入橐

萬乘之主界湮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當猶值也值秦王疑

息之際所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頓折頰涕唾流沫

揖彊秦之相掄其咽而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持也

炕絕也遇范雎憂懼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事敬委

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

朝開基之會。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得草創苟且之南刑。靡敵。即呂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合周秦輕以能成名。數公皆得時。不必別有所藉。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日磾。武帝近親。許伯。史高。宣帝外家。皆不可疎闊者。留侯畫策。反中上意。言數公苟易時而為。皆不能成名也。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嚮趨向也。山旁堆欲墮。落日雖其人之晚。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成名之最人。故為可。

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又總收。已上解范蔡以。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以勇氣。四皓采榮於南山。以高尚。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以文。驃騎發迹於祁連。霍去病。以從。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以多財。游東方朔割肉於細君。以詼諧。應對成名。六公。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又皆無。故默然獨守吾太玄。上解。雖玄無所成名之嘲。立其能。

林西仲曰。以曼倩客難作藍本。拏定時字作線。即客難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之意。至叙作太玄一段。影翳老子道德經之旨。然其辭采皆過之。蓋用賦體為文者也。按子雲本

傳以不附丁傳董賢而草佞。爲人所嘲。故作此解之。則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是其本情矣。其仕莽爲大夫。疑出於懼禍。依違愛身存道。雖不及掛冠棄家者之高風。然較之用符命稱功德以獲封爵者。相去幾何乎。若劇秦美新一詩。本傳不載。或謂出於谷子雲之手。姑不深辯。卽朱紫陽葬大夫三字書法。安知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而後儒輒以此橫加訕議。嗚呼。名之將成。必有物以毀之。以爲造物所忌。與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實無二理。子雲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此則其所不及料者也。可勝浩歎。

異姓諸侯王表

漢書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歸位

行政。考之於天。卽孟子天與之說。乃舊註謂在昭幾玉衡悖謬極矣。經數十年。然後

在位。以德之艱難。殷周之王。乃繇禹稷修行仁義。歷十餘世。至

於湯武。然後放殺。以德之艱難。秦起襄公。章文繆獻。章著也。文公襄公。

繆公成公弟。孝昭嚴襄公。嚴莊襄王也。稍蠶食六國。百有

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用力之艱難。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

難也。史記多三字。可分三句讀。此止當作一氣讀。伏下難爲功句。秦旣稱帝。患周之敗

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彝交侵。以弱見奪。於是

削去五等無諸。墮城銷刃且無諸侯。籍語燒書無橫議。內
鋤雄俊且無處士。外攘胡粵無四裔交。用一威權讀作謫。爲萬世安。
免以弱見然十餘年。開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
奪之覆轍等何用。問閭偏於戎狄外攘胡。嚮應瘳於謗議籍語燒書。
用奮臂威於甲兵謂墮城銷刃何用四句皆所。鄉秦之禁適。
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爲功句。何則。
世相章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
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孤即獨夫之意。杜牧力

數語斷前數段筆力警健。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
統廼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此篇全用龍門舊文潤色而成者。龍門雄宕而此工整。
前人亦有評及者。但二作雖皆以難易二字作眼而立
言之旨。却有不同。蓋龍門以項羽列入本紀。自不得不
把陳項提過。倒入漢家而歸本於天命聖德。班掾既將
陳項總作列傳。亦不得不撇開二人。單言漢家而斷之。
以收孤秦之弊。此其作法不同之故也。然秦雖自斃而
群雄逐鹿。惟漢家踐阼。自非偶然。到底天命聖德之意。

亦不可遺。况又出於本朝臣子之言乎。讀此愈服龍
之高。西仲

霍光廢昌邑王

前漢書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

立。咸持廣陵王。以舍此無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

不自安。恐無以副先帝意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

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

以承宗廟。此郎善解人意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

九江太守。視示同欲用其言故擢其官即日承皇太后詔。白之太遣迎昌

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本以廣陵王失道廢長立少必以爲可承宗廟

既至即位行淫亂。此廣陵王尤甚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司農出

延年恨所立不當又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已知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
此不恐事起於劍不可服人亦因前有延年曰伊尹相殷廢
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古當有此光乃引延年給事中辦事於內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其各羣臣會議白太后廢昌邑昌邑繫昌邑羣臣謹王宿衛遂召
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以便
太后且慎密無雜人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
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此何等事會卒聞言豈易發田
圖計時早知羣臣作此狀樣

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
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何等今羣下鼎沸指昌邑社稷將傾
劉氏不安矣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何等如令漢家絕祀血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乎光雖殺身亦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
斬之未央宮豈斬人之地然不如此發作一旋踵而大事去
矣本責羣臣却語語責光提出先帝劉氏社稷宗廟
來做個大題目把羣臣止帶說二語在光謝曰九卿責光是
後又若倉卒未曾定計者然所以爲妙光謝曰九卿責光是
也天下何何不安光當受難止自認受責絕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議定矣是光即與
會卒間急語

羣臣俱見白太后。其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把奏稿所
一奏過其請車駕幸未央宮毋納昌邑羣臣名昌邑王聽詔等事此時俱計議傳當皇太后乃車駕幸
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此時容昌邑羣臣進
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
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若王歸毋恐其謀洩宦者閉門不
出也絕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
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王目其不得於漢臣見其倉卒閉
太后詔而心稍安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
實欲語非令語也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治其導
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王安

順昌

邑王

故自裁

未自知

將軍盡繫之乎

召意恐乃曰

字有左思

破珠襦盛服

陳列殿下

羣臣列名奏

古文析義

卷之九

七

霍光三

郁郁齋

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

光勅左右

謹宿衛卒有物

以既立無

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

有訝光不奉命而

頃之有太后詔昌邑王聞

詔召本可疑又當先官盡

繫之後不得恐加一意

太后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王尚

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
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高皇帝建
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祖宗有德今陛下
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有忝先世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
又非幼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指喪中累女子買雞豚鼓吹歌舞淫孝昭宮人等事周襄
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
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
廟子萬姓常廢臣請有司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以

孝罪絕之於廟。此段尚有七百五十字餘字以不便於讀者俱節去。

皇太后詔曰可。一字發詔。光令

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無道却不受詔。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奉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而拜曰愚

慙不任漢事。到此方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不復乘輦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

德。社稷傾大臣。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社稷爲重君爲輕此

出雖曰未學吾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又勸王勿以被

必謂之學矣。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又勸王勿以被

惜光以在朝不能再侍左右而光涕泣而去。以廢立爲人臣

調護也。是至情語莫作套看。不幸之事也。

古文所義。卷之九。霍光四。郁郁齋。

林西仲曰昌邑當廢不必復道評者謂不察其平日狂縱遽迎立之責光無知人之明亦不必復道惟是既立而廢最難下手一要決斷二要機密三要神速四要妥當稍失一著不但禍身且生出無窮變故況昌邑羣臣布滿左右知王失德亦未始不慮及也霍光得田延年指引張安世畫計把動手後自始至終處置排布無不著著算到篇中獨字陰字遂字卽字使字勅字令字是其作用社稷宗廟天下萬姓等字是其題目非具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不能辨也若再知歸政善後則千古有二伊尹矣

漢遂治渤海

前漢書

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左右側近之郡盜賊因饑而起

是一篇二千石不能禽制力不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

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用之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

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以息盜賊非精壯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

盜賊而亂止之方可紓東顧之憂詰其方略是輕視也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

渤海在東離關中甚遠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歲饑不爲

爲宣帝古地步妙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歲饑不爲

之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耳宗室支派曰

古文新義 卷之九 廿九 漢遂一 郭郭

民父母。視天下如一家。猶言陛下之子。盜弄陛下之兵器於家中。算不得做盜賊也。按盡關三老談及太子云。子盜父兵。救難自免。此語從此脫化。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勝之來。為盜賊開生路。更妙。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即上文禽制安之。使不為盜也。帝上聞。遂對其說。不輕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所欲言。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非一日。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撓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法可安。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知遂乘傳至渤海界。郡開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此勅縣之文。所遂單車獨行至府郡。

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盜賊見無逐捕之吏。亦各歸家。郡中所謂翕然。無事罷字。與上相應。故曰亦師。

古讀作疲。

疲。費解。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

而持鉏鉏。

民吏不得問。故盜賊於是悉平。

不待禽制。民安土。

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此善後之。

寒之困。以絕盜源。皆所謂便宜從事者。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

以儉約。

變其奢。勸民務農桑。變其好末技。

令口種一樹。輸百本。蠶五。

十本。葱一畦。

韭。每。一。口。即。家。二。母。彘。五。雞。

每。一。家。即。如。此。民。

有帶持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言。

犢可耕獲利。而徒以為帶佩之具。何益。且欲。春夏不得不趨。

絕其為盜賊之器也。

奇勅語。得未曾有。

春。夏。不。得。不。趨。

田既有牛犢自省而益畜果實。裴茨田設之外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飢寒矣。林西仲曰：渤海歲饑而盜賊竝起，則木饑之時其無盜賊可知。逐之使不敢歸，捕之使不能出，惟有終於盜賊而已。又況民失業則益饑饉，則盜賊益起者乎？龔少卿把盜賊竟作良民看待，以困於饑寒，更不能恤所致，惟有安之一法名論，不刊其勅罷逐捕，祇以所持之器分別實為盜開一還良之路也。盜既還良，因開倉假貸，擇吏牧養，俾盡力南畝，不再饑此，俱在文法之外，作用真救時妙手矣。

朱買臣傳

前漢書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五字是一篇來歷，不治產業，常

艾薪樵賣以給食。艾薪樵柴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原是糟人，入志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恐人侮笑，買臣愈益疾歌。日中無人

是其自妻羞之求去。無顏對道中人，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

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止其不必去，又自

負妻，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怒其不顧恥辱而罵之

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妻去矣，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可負薪墓

聞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更可憐，為下文載後車

張本已上叙買臣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臣見棄於妻事充上計吏之卒推計關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其載衣食具之車計吏更乞何之伏下羣飲素輕二句及諸常有恩句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
名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俱從楚辭行歌道中得力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夫木段與嚴助俱貴用事句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中國上使買臣難謂弘語在弘傳已上叙買臣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伏下寄食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保山也泉州之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滅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泉州無守

矣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其無備○意欲歸鄉示富貴恰似端欲為國立功語意妙上拜買臣會稽太守為擊東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意欲使立端為買臣示富貴語意尤妙買臣頓首辭謝辭行且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已上叙買臣拜會稽太守事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其印綬亦歸鄉邸直上計時正值會稽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目中無人是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飯食之舊食且飽少見其綬其輕人處守邸恠之訝其無官何以有綬前引其綬視

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驚其為太守，且係會稽，出語上計。探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料買臣必無守邸，曰：「試來視之。」言妄誕一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欲以証守邸之妄誕，還走疾呼曰：「實然。」果非坐中驚駭白寺丞，守丞太守之丞與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此時皆欲視買臣徐出戶，故意遲遲而出，欲令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此時買臣亦已上叙買臣前受輕侮，後得趨承其俗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此時道中不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

置園中給食之，報其家居三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

葬，妻到底是個怕羞的人不可十分看壞他，悉召見故入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

報復焉。已上叙買臣至會稽為富貴歸故鄉二句，點染生色，其所報復連守邸及大計吏俱在內。居歲餘

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已上結擊東越一案，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

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挿入張湯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

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

陷嚴助，買臣怨湯。先有音現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

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所以為買臣深

怨常欲死之。怨之極矣。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所以致上亦誅買臣。

知買臣陷湯。已上。買臣子山柑官至郡守右扶風。其子敘買臣以報怨被誅。

林西仲曰：人情涼燠惡態種種難堪。如會稽上計吏本不足道。乃至伉儷間亦為之何太甚也。張湯先趨走而後陵折。總是一般俗眼。有識者只當付之一笑。朱買臣由貧而忽貴。由尊而再卑。始而報恩。終而報怨。欲求一一快心。何時已乎。然霸陵呵止李將軍之騎。田甲欲溺韓內史之灰。小人乘人失意之後。慣有此無忌口角。雖請至軍而斬稍涉褊心。而令肉祖為謝。似不可少。讀此當浮一大白。

京房論石顯。
前漢書。
石顯顯權。元帝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
論議相非。不二人用事。上最所信任。房嘗宴見。以問時。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一問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
一答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三問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三答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四問房曰：齊桓公

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佚之然則任嗟乃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五問五答已上皆以古來之君用人處發問辨二人明射在宦官房因免冠頓首曰欲言本朝恐觸忌身上一步緊一步房因免冠頓首曰諫故先負罪而謝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之理不誣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冰旱蝗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六問六答幽厲喪身齊桓死不得葬秦二世失天下方算得危亡之君今不便竟說危亡以舉許

多災異以為亂徵而引春秋所紀作證明其必至於危亡也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

然幸其痛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七問七答言幸其亂之亡身失國其致亂又不在此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任用之人以所任用者皆賢也皆以巧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而不覺寤猶漢視齊秦以幽厲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

房曰明主宜自知之明主應上君不明上曰不知也如知之

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

士者是耳惟如此方能為亂所以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

房曰已論喻同猶曉也房罷出復言

林西仲曰。刑餘之人。本不可用。元帝之用石顯。以顯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而不知其變詐百出。唐德宗謂李泌云。盧
杞在朕側。朕不覺其爲奸邪。泌云。陛下不覺其爲奸邪。此
盧杞之所以奸邪也。千古暗君。用奸臣。悉坐此病。是篇以
知字覺悟字作眼。目前後計九問九答。語似破碎。却一氣
趕下。針鋒闕接。惟是元帝與論前代見解甚微。及論及自
已。便有許多糊塗許多沉吟許多忖度。所謂其智如日能
見千里之外。不能自見其睫矣。京房交淺言深。致犯石顯
之忌。焦延壽早料其得易道以亡身也。豈不惜哉。

司馬遷傳贊

前漢書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無代至孔氏纂之上

繼唐虞下。訖秦繆。指刪書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載籍雖博。有不可盡者。故刪書。獨自堯始。及孔子因

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

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

夫祖世所出。則自春秋以前。遡至黃帝。顯頊其事。又有可明者。春秋之後。七國並爭。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春秋以後。又有

許多載籍。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於天漢史記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故
叙遷所其言秦漢詳矣無可至於承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
作史記其言秦漢詳矣無可至於承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
數家即遷序其多疏略不能或有抵牾此其可議者亦其涉
獵者廣博亦以其多而故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年間斯以勤矣於至多之中用心之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其文雖不必輕議而
無議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
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之實錄昔據劉向楊雄所言不但文無可議即嗚呼以遷
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
矣報任安書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巷伯亦被宮
傷其言不謬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自全本是難事
悼以傷遷被刑作感
慨語
結之

林西仲曰子長為文本不可以尺度拘贊中揚而又抑抑
而又揚其文之佳愈見至所謂是非之謬漢治貴黃老屈
於時尚而子長被刑時家貧無以自贖所以述貨殖交游
不為一言所以序游俠又皆出於有感但不可以為常訓

故謂之蔽然以劉向楊雄之言觀之而良史實錄之聲價
原不以是而滅方抑而遽揚亦可謂持平之論也未因報
任安一書惜其不能以智自全以傷悼中兼有疾時之語
至比之巷伯又以明哲保身為難發一感慨蓋謂世網之
可畏使博物洽聞者亦不能為全人深可悲也讀者勿作
譏刺看更有餘味

王莽傳贊

前漢書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起

家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

叙在位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危取仁而行違者耶總上

其作偽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有本而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鳳商譚音遭漢中微國統三絕成哀平皆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莽姑孝元皇后為天下母十餘載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

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即篡盜亦有天意存焉

故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

自以黃虞復出也。莽自謂黃帝八世生虞舜而已為其後且欲比其德隱隱有居之不疑之意與上文
色取仁。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毒諸夏
亂延繼絕猶未足逞其欲焉。本色至此盡露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民不堪命異日同中外憤怨遠近俱發
池不守支體分裂。漢兵斬莽首遂令天下城邑為虛。長安城中無人
不邱壘發掘。周陽害徧生民辜及枯骨又總上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若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既稔惡於生前
復流毒於死後所以為甚。已上叙莽為害之大。大還他一個亂臣賊子無道之人確切不易
以立秋議。以私智議事莽謂六經以文為言。欲粉飾邪說動則引經同

歸殊塗俱用滅下

行事雖異其所以致亡則一以其為私與姦也

皆抗龍絕氣非命

之運

雖曾居天子位較之歷代帝王猶六龍中居亢龍之爻盈不可久為陽氣當絕之地非天地之運行至彼以天

子位屬之也。二句根上天

紫色繩聲餘分闕位。紫色繩聲餘分闕位

時二字生下聖王之驅除

之除分為間聖王之驅除

云爾。言天非莽莽乃欲借莽驅除

乃零位也

武雖漢胃支派疎遠不能嗣統也。已上叙莽滅

亡之故又還他一個十八年朝位尤確切不易

林西仲曰王莽一生把許多古聖人直假到底忽而太宰

忽而阿衡忽而郤虞芮忽而作金縢忽而井田忽而封建

忽而巡狩忽而大誥至漢兵入漸臺猶誦孔子天生德於

予之語人皆知之至自稱黃帝八世生虞舜已為其後明

明以漢為堯裔舜既受堯禪已亦當受漢禪此意至今未
有能識破者班掾始挾其勸行之偽後明其肆惡之真把
諸般所假盡闕不道獨提出自以黃虞復出一語作上下
文過脉有意無意間而篡盜肺肝如見然莽雖亂賊會居
大位十八年豈能沒其實妙在則段先伏天時兩字末段
扯無道秦件講因解所謂天時原非天有意祚莽不過借
莽以開東漢之曆而十八年中在龍為亢在色為紫在聲
為繩在月為閏算得做位又算不得做位既存天下嗣世
之統而降本紀為傳之意亦無不昭然此筆力之高也

臨淄勞耿弇

光武帝

車駕至臨淄

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光武在魯開

自勞軍

帝謂弇曰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

昔韓信破歷下

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以開基

今將軍攻祝阿

今濟南府禹城縣

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

方

齊田廣屯歷下信破之張步屯

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

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

田橫立兄子廣為齊王而橫

王廣及其相田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韓信

又田橫烹

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

田橫以酈生賣已烹之衛尉酈生弟

酈也高帝詔之曰齊王田橫即至敢動搖者致族夷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

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帝使伏隆拜步為東海太守劉永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殺之。又事尤相類也。此乃未然之處置之大司徒伏隆父湛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功起下大策二字。難合疏濶而不易副之意以不易副之志而能副之益見其功之奇上稱其功此言其志褒嘉慰勞不一其詞快心極之。

前一段表奔之功末一段佳奔之志中開將自己處張步與高帝處用橫比方一番以動步歸誠之意英主作用全在此數語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二帝三天下皆非幸得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其處秦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出左傳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即斬蛇事既為堯後其積德已久轉入漢祖。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應天下所歸往順人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總上反收。已上叙帝王所以得天下之

故。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

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蒯通答高祖語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見世俗之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欲聞于天位者皆執此見。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

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

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

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哉。申

命二句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

王莽。皆有力者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公麼不及數子

而欲闢于天位者乎。申上不可以智力求句是故驚蹇之乘

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時不奮六翮之用桑柘之材不荷棟

樑之任。三句喻說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此句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不勝其任也。虛衍一段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

以寧。此匹婦有知廢之明者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

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此匹知與之明者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人事之吉者也可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得閣上全段已上言天位有命不可倖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以道人事合陶之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田

後 有有

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起如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促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戍卒劉敬建都關中之議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如不立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分舉人事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分舉其得天道之實已上言以天道人事論之則高祖當得天下不應

古文新義 卷之九 王命三 郭郭

深識陵嬰
收
麗之有授母

以起布衣備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
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
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
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聞于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
戒超然遠覽淵然悲又同憂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觀距逐
鹿之瞽說審神東畢其終矣永保其終也知禍者必福○已上
流於子孫天祿其終矣德掩上文分出禍福筆力警策
材西傳曰按後漢書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
彪乃避難從之囂問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

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
一人也願生試論之是囂欲彪作一論以決興王之勢也
彪謂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
吟思漢決漢復興囂口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
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
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是囂以一姓不再興有覬覦
僭竊之意也彪此論全為囂之言而作篇中握定劉氏應
有天下語為主腦所引逐鹿幸得之言而悲世多亂賊
明明摘出囂語而痛詈之矣迨囂終不悟遂遍地河西為

寶融畫策。事不可謂識時務之俊傑。通篇語意。分四大段。却一氣呵成。疏暢明切。末以靈瑞符應為言。雖未免涉於神道設教。為狐鳴魚鼎。輩開矯偽之端。但為愚妄之人說法。不得不出此耳。此有功世道之文也。

責彭寵書

朱浮

叔元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

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虛起大意。語語彭寵序。伯通以名字

與郡。名字顯著。有佐命之功。歸光武轉餉有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不從

多置官屬。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時名置幕府。欲發

以領軍資。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虞唐其家。以收士

心。二者皆為國耳。原無私仇。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

滅之計乎。舉兵攻浮。是背國而反罪。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號大將軍。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所以為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輕恩亦報。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郡三緩謂漁陽太守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理上過
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
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面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心上亦
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鷂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既可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
鬼不亦哀乎又可哀。已上責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
被國恩上谷太守耿况字俠遊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
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
誘况况不受又點出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怨望朝廷誘耿况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予之功論於朝廷則
遼東豕也朝廷中功如寵者甚多今乃愚妄自比六國欲分
六國之時其勢各盛鄢地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
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妙
解頤已上責其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
誇功據郡之失應上順時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應上
樂立名於世而動句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應上
而動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客奏寵上徵之
徵所親信史皆怨深莫有寵妻素剛勸勿受
勸行者應上無賢輔句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
古文析義 卷之九 四六 責彭 耶耶

不誤哉。已上總收上文以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寵母幼弟俱在南陽。言退兵認罪朝廷必不加責且可全其骨肉。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自認為寵讐正喜寵舉兵自害。誦冷而附。林西仲曰：朱浮為幽州牧，守薊城。先是帝追銅馬至薊，彭寵上謁，浮即論其負功失望，則有風隙久矣。茲又以發廩贍士，彼此爭執，密奏其意，計難量。帝徵之，遂舉兵攻浮。侯霸奏浮搆成寵罪，火城不死，罪當伏誅。帝雖不忍，然其議則不可易。漢書稱浮倏急，自多寵亦狠強，自負嫌怨，轉積此等人總不可使共事一方也。是書中亦帶矜急之氣。

交趾勞官屬

馬援

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哀其曰士生一世但取衣

食裁足。裁纔同不乘下澤車。行澤之車短轂取御款段馬。款

緩言形段遲緩為郡掾吏。音現不必公守墳墓不必鄉里稱善人

也不必族斯可矣。至求盈餘但自苦耳。慷慨多大志乃求當吾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

跼跼墮水中。音喙不為觸毒氣而墮落也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

得也。生死不可料欲求生還而為少游所言之事未今賴士

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平交趾封新息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

交趾一款段馬。耶耶齋

喜且慙以不意中得之故喜其功之成又慙其出於微倖也

林西仲曰此伏波受侯封勞饗軍士之言若係他人必說出無數矜張話頭矣伏波乃叙從弟少游平日之語以為此番成功本不敢必因追念與賊相持之際烟瘴侵人死生呼吸一往雄心不得不轉而為退念皆人情實歷刺骨之談也但惜痛定思痛之後不以善息還軍未久又有據鞍顧盼之行豈慷慨大志不能自抑者乎厥後身殞壺頭馬革裹尸之言頓驗而以惹致之謗棄葬城西功名之際其難如此終不免為少游所哀也悲夫

誠兄子嚴敦書

小學嘉言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也願其有此行。不過一句隱惡之詞。常談忽撰出不經人道誣奇甚。奸論議人短長妄

是非正法正法國家現行之法。好論議人勢必涉及時政。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

願聞子孫有此行也不願其有此行。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

言者施衿結襠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衿佩帶也。終佩

中也。平日既常以此相戒矣。今復言者猶父母嫁女送而

戒之亦平日之常訓欲其女之不遺忘故不厭煩數也。

自篇首至此戒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京兆人時為山都長乃脩德於己人

自服之者。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
無所失。清流濁流皆與交。無所決。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乃廣行義。俠結人之歡。皆此
亦人之所難。故陪一句。吾愛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
之重之。不願其有此行。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鵠與鶩。不過小大之分。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虎與狗。則貴賤迥別矣。
二人之行。俱不易學得。此言當效不當效之故。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
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位者所忌。則取禍不遠。所以可憂。上文止就德行上較論。恐聞者不足為戒。故此又單言季良取禍之道。以重勸之。

。自龍伯高句至此。戒其通輕俠客之行。

伏波以兄子嚴。敦並好譏議。而通輕俠客。故自交趾還。
書誠之。蓋譏議人過。則斂眾怨。通輕俠客。則扞文網。內
既喪德。外復媒禍。大非士大夫門戶之幸也。書中若直
指其有是好。勢必令其無以自容。故前半段止言吾願
如此。不願如彼。以申平日所誠。使譏議人過者有所記
而不遺忘。下半段止提出龍伯高杜季良二人行徑。俱
稱其美。做一榜樣。輕輕說個當效不當效。且不論其效
得俱論其效不得。再單舉季良之犯時忌。可為寒心處。

使通輕俠客者有所懼而不敢為筆法異樣婉切總是一副近裏着已學問凡教子弟皆當書一幅置其座右西仲

勅三公詔

方春生養萬物亭中

喻初生之質至薄至嫩

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

有司皇非殊死且勿案驗

漢法殊死謂斬刑○寧人

及吏人條書相告不

得聽受

息事

寧人敬奉天氣

安靜以助萌陽○秋如故○陰故

已上以息事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

耳

甚可動聽

論之陰陽則傷化

斷喪元氣傷天地陰陽

厭其甚苦之

皆無以禁

安靜之吏惴惴亡華

惴惴至誠與似是而

對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古文析義

卷之九

五十

勅三

郭郭

矣。不煩去安靜不遠。已上。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寬且明則不事苛刻以爲明察重德輕威此安靜不煩之本也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杜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亡過被刑甚大逆也。二千石無寬明之效大背勸意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從不寬處求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反以寬爲不貴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徒取怨耳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暗責三公勉思舊令稱朕意焉抑意則不林西仲曰不爲民害便是興利安靜二字真良吏治譜詔書從陰陽之化說人拉拉雜雜總是厭苦俗吏熱衷發出其以勅三公者分明有大法小廉之意又不露相妙絕

爲兄上書

曹壽妻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

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以都護撫慰西域五十餘國

悉皆納質內屬詔封爲定遠侯邑千戶

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

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先叙超受國恩之隆超之始

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

再叙超欲立功初志會陳睦之變

道路隔絕

明帝十八年朔馬耆以漢大喪攻沒都護陳睦帝即位恐超單危下詔徵超超還至于宣王

笑以下號泣留超

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

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

靈且得延命沙漠

諸國如鄯善于寘疏勒月氏龜茲之屬及西域五十餘國金刀箭夷傷也又叙

超捐軀立功之實其受傷而不死者至今積三十年骨肉
幸耳隱隱見乞歸非畏死規避之意
生離不復相識言其久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物故死也
高堂隆曰物無也故事也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也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
年老犬馬齒索索盡也言以老病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
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奸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西域
非老病所能彈壓不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但無益且恐有損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

忠臣竭忠之用誠可痛也

書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所藏大矣已上

書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爲國家邊計起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

超久在西域

疏乞還曰臣聞太公封齊至世世盡周孤死首丘代馬依風

失則齊國在申上千里之間見於遠處絕域能無依風首

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非侮老臣超犬馬齒索常恐奄忽

歸仙旅魂靈無歸臣不暇望到酒泉矣但願生入玉門關

延頸瞻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超見及此故乞妾竊聞古

者十五治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八字作緣陞

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驩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

備僕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引孝經語自

起思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

卒之憂為國家邊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

惠為超歸計亦得矣周文王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吏以

下者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安求主令吏以衣冠更葬之田子方收養老馬見史記又

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引詩言勞

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

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就超言之不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

請之貸就國家言之不覺其詞之危趙母趙括之母秦趙

不可使將相距長平趙王欲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于王曰括

即有知不確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敗王以括母先

竟不誅衛姬衛女齊桓公妃公與管仲謀伐衛姬請衛之

罪公許而釋之出列女傳引此言超若有罪當宥超家勿

也坐

按後漢書和帝十四年以昭上書故徵超八月至洛陽

九月病卒若稍緩則超竟死西域矣書中叙超立功處

西域之久及老病難堪之狀語語入情且先為國家邊

防計次為勞臣丘首計見公私二者俱不可不謀所以

代超也末言代超之得不代超之失亦以公私兩意雙

敲悽惻之音皆從同氣關情處流出非顯華儷采者所

能措辦一語坊本節去甚多便少紆曲纏綿之致蓋緣

不知此書立言神理耳。西仲

卷之九

前

有有

楚相孫叔敖碑

鄧淳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是縣指期思六國時期思屬

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叙生葬之地。

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叙其品。已上聖雙首蛇

一段及其為相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寔堅勸。穰不能踰

也。叙其功。上文布政一段亦節去。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不自貴。一旦可得百

金。至於沒齒而無分銖之蓄。不自富。破玉琬不以寶財遺子孫。

不顧家。終始若矢。直道去不善如絕絃。大避同。辟患害於無形。小徹節

高義敦良奇介。徹通也。微通也。自曹娥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

也。並駕曰駟。叙其守。已下。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另叙優孟及所言求歷起下作用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先在戲場。即慷慨高歌。既叙畢。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詞把貪吏并講。纔有味。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解前二句。負薪乃叔敖子。貪吏常苦富。不盡。廉吏常苦貧。無以自給。總言其當身後世。

飽欲死。臣朝飢欲死之意。相形趣絕。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止言其便佳。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此妙方。好以其子負。即來其子而加封焉。所言千金。子辭父有命。薪之事直告矣。之貸在此。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杜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墮壩人所不貪。恐為人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叙其子。封邑處。三九無祠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叙立碑之由。已下俱節去。

林西仲曰。此碑乃漢桓帝延熹三年所立。去孫叔敖之世甚遠。其行文絕不採用左傳史記及說苑韓詩諸書。即引

優孟歌詞亦與史記滑稽傳迥別想俱得之期思固始所傳聞者也至以放名饒別無考據若論君前臣名之義優孟對君而歌似無稱字之理此則其傳聞之異詞耳篇中筆法高古迥勁刻成一調摹寫處俱躍躍欲動盲左腐遷之外不易得也

來歙名蓋延

後漢書

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加刃歙身棄之而遁馳名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此時延實歙此延曰虎牙何敢然延為虎牙將軍何敢二字妙斥其故意悲泣不聽教誡以為罪也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報國二字是主腦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非作此狠語則延之悲哀不口吻莫一延收淚強起受所誠省句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悵奉職不稱以

爲朝廷羞。何人不知何人也。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以人事君。又是報國。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末以兄弟爲記。先公後私也。按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

林西仲曰。來歙被刺。瀕死。胸中止有報國兩字。此時若思前念後。則一字道不出。况能慷慨從容。井然不亂。乃爾耶。易簣結纓之定力。不過如此。乃知志功名與志道德者。同是一副本領也。

馬援答孟冀之賀

後漢書

初。援軍還。將至。擊交趾軍還。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

有計謀。於坐賀援。慶其以功封食邑三千戶。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

同衆人邪。以其有計謀之名故。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

郡。裁封數百戶。漢書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月南朱雀儋耳九郡七字疑有誤。今

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

欲有以濟救之。使得長。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

久。因請其代爲計。以濟之。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

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以死立功相濟。以驚入語前所未有。

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服其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請擊自九月至京師。
 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計在京師不過兩月。詔百官祖道。行援謂黃門郎
 梁松寶固曰。二人皆故人子。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於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使可賤方能為貴。不但有
 患失之咎。人語前所本有。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皆欲不可復賤所致。
 林西仲曰。前語孟冀似欲長久富貴。後語梁松寶固似不
 欲長久富貴。則語意壯後語意深。非大擔當大學問人不
 能道隻字也。伏波一生志在功名。不在富貴。讀此可見。

班超規任尚

後漢書

初超被徵。念其老病。

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補

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當有奇策。

而小人猥承君後。

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恐所慮不足副。

超曰。年老失智。血氣衰則

神亦漸昏。易忘。

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又稱其

自謙其無以爲規。

規必不得已。願進遇言。

必欲下問。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

皆以罪過徙補邊屯。

所轄將卒與中

而蠻貊懷鳥獸之心。難

養易敗。

所治人民與中國人民不同。

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苛察則不能容。

宜蕩佚簡易。不嚴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政不過察。已上言。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富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以無甚高論而忽之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其不能容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此時方知超所言之故

林西仲曰。西域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況所屬夷士又皆非中國之民乎。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數言千古安邊良法。不但一時一方之措施也。任尚以超當年能服降諸國。必有奇策。而不知服降之後。能安之。使不生變。即奇策矣。超言變。懷鳥獸之心。又言君性嚴急。俱從心性中勘入。亦逆知任尚不能行其所言也。可謂有先見矣。

虞詡平朝歌武都二寇

後漢書

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乘涼州之議

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

後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

乃以詡為朝歌長。

所以為中傷

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

哀猶也

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君事本不宜擇

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見長之地安得為哀

言中傷者所以為成就

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陵。陵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以禁賊非儒者所長

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賊其無能為也。

亦不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有險可據

去敖倉百里。有粟

可。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有衆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所以謂之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鞭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有權術方以便宜。從事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以罪之大小分其能。此以賊治賊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罪。欲用之。所以赦之。若責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劫掠者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幟記也。未劫掠

者。又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賊不知被殺被擒之由。遷懷令被擒。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已上初歌寇平後羗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利器果羗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峽谷。不進。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以詔不進。撫之無益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上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沿道而行。羗不復應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疑非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答他不過三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

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我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答他之問。前只敘事。此處若不發明。無以知其妙用。故借或問而答之。作法從韓信傳答背水陣得來。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衆寡不敵。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示我技之精。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乘其氣奪。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西郭門入。貿易衣服。日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示我兵之多。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攻其不備。賊由是敗散。南

入益州。

羗不能復爲寇。所謂詡有將帥之器者此也。已上武都寇平。

詡乃占相地勢。築

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善後之策。生

可。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

水陸俱難行。

驢馬負載。餽五致。

一凡

一石用運

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數十里。

下

辭皆

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

開水道之利。

以人僦直。雇借傭者。

以

所用驢馬之費作

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始到郡戶

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

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

林西仲曰。天下最難做的事。一入能人之手。便覺頭頭是。

道毫不費力。虞升卿之令朝歌也。早已自負其能。及之官。而以賊治賊。不待爭鋒。全在看破賊之伎倆。其守武都也。鄧太后已知其能。及到郡。而以寡擊衆。算無遺策。又全在已之伎倆。不爲賊所看破。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此其所以爲能也。至於開運道之塞。招集流亡。費省而戶增。總無一著放過。又其善後妙用。不但有將帥之略。且有循良之績矣。班固叙事縝密中。又有生動之氣。可以上追龍門。下接扶風。此蔚宗得意妙篇。

范滂詣鉤黨獄

後漢書

初滂等繫獄

桓帝延熹九年。河內中修告李膺等二百餘人。証爲黨人。

尚書霍諝理之。及

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

以諝當出已。

或有讓滂者。

責其忘恩對。

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

伐之色。

事載左傳。

竟無所言。

以祁奚待諝。正所以爲謝。俗人如何會得。

建寧二年。

遂大誅黨人。

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李膺杜密等併及滂。

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

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

恐人知之。

伏牀而泣。

不忍捕。又不放滂聞。

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

不待捕。

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

引與俱亡。

不敢不繫。又不忍繫。

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

死則禍害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言不去其母就
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存者得所，
舒君歸黃泉。滂父為龍舒侯。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唐死亦何
忍之恩，勿增感戚。慰母之詞。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唐死亦何
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慰滂之詞。滂跪受教，再拜
而辭。承謝。顧謂其子曰：同此訣。就建。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
為。以常理論。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又恐陷子於罪。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林西仲曰：以令名兩字作眼，孟博為此而死，更不忍捕繫
母，不復哀戚行路，且為之悲。東溪節義之風，真不可及。

馬援傳論

後漢書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

依隗囂往蜀，及洛陽也。

及定節立謀，以平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

定節，一心事漢也。負鼎，伊尹于湯事。

蓋為千載之遇焉。若此，遇合

不可多得。論其生平際遇。

然其戒人之禍智矣。

如識竇固、梁松、王鳳等，皆如所言。而

不能自免於讒隙。

死於壺頭後，以薏苡之謗蒙葬城西。

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功名之地，人之所忌。讒構易興，非有智者所能免也。

惜其際遇不終。

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

則智不為慮，不私已。

以之斷義，必厲。

不為誠能回觀物之智。

而為反身之察。

無利而謀，無私而斷。

若施之於人，則能恕。

情亦明矣。

功名之際，亦知讒隙必生，必有所以自免之策。只開間論理，不天言援有無窮之味。

林西仲曰馬文淵才品功業不必復道若論識見則尤在雲臺諸將之上然帝眷所以不終者以其受故人子梁松之拜而不為禮兼以交趾誡兄子書為杜保仇人所訟連及松等因而積恨彌深構陷不已即薏苡之譖未必非松授意於上書之人也夫梁松乃帝婿自負其貴目中豈復知有父執以古道而責今人此處稍欠斟酌蔚宗論中施人能怨二句明明指此却露跡所以為佳

登樓賦

王粲

仲宣

登茲樓以四望兮

江陵城樓

聊假日以消憂

憂不得歸借以覽斯

宇之所處兮

宇指樓言

實顯敞而寡仇

向瞻開豁目挾清漳之通

浦兮

清漳水出大陂谷凡大浦有小口別通口浦

倚曲沮之長洲

沮浸濕也水中

長洲即龍洲在府城西南江中

背墳衍之廣陸兮

高起曰墳平長臨臯隰之

沃流

臯澤也下濕曰隰沃肥也曰沃日倚左北彌陶牧也陶

鄉名郊

西接昭丘

楚昭王墓

華實蔽野

樹之

黍稷盈疇

穀之盛

雖信

美非吾上兮

曾何足以少留

美字在上一句已上賦樓中

地不過假日

遭紛濁而遷逝兮

遇重車亂

漫踰紀以迄今

不覺

過十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二年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無日不思歸而憂如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聞櫟
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川既漾而濟深
已上賦平日思鄉登樓
望不得見愈增悲憂
儀幽而楚奏兮
儀幽而楚奏兮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
人壽幾何前云喻紀乃追數前此之日
月此六逾邁乃預數後此之日月也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

高衢而騁力書經王道平平借言道路坦平可命駕而歸也
畏井渫之莫食
也則劉表不足
依意在言外
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
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各異之景暗喻亂亡將
至人民室家不能相顧
賦樓上所見晚景觸
目傷心不堪再望
憤此憂又進一層想當日
劉表行事必有可憤處也
盤桓猶淹留不去之意以此為悵悵故不能寐
而反側也
已土以既下樓猶不能平意結之

林西仲曰。王仲宣以山陽高平。徙居長安。避董卓之亂。往
荊州依劉表。其始意。謂表據形勝之地。足以有爲耳。是賦
之作。在依表十二年之後。雖以不得歸鄉爲詞。玩高衢騁
力及井渫不食等句。明明指東道主人不堪共事也。未段
借晚景可悲。暗寫出亂離苦况。故曰感發。又曰交憤。不論
數年而琦琬二子不能守其業。而荊州爲戰爭之地。果不
出仲宣所料。其篇首所云四望形勝及華實蔽野二句。所
以明有戰守之資。而深惜之也。然措詞雅麗。令讀者不覺
惜蔡中郎不及見。若及見。定以倒屣巨眼自負耳。

隆中對

諸葛亮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踴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董卓臨城。拜并州牧。靈帝崩。太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袁紹謀

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私召董卓。欲脅太后。卓未至而中

常侍張讓段珪等殺何進。卓至。廢帝爲弘農王。遷何太后

於永安宮。殺之。而立獻帝。董卓相之。京師大亂。豪傑蜂起。

制據州郡。從豪傑割據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

寡。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曹嵩之子。起自典軍校尉。然操

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紹與曹操戰於官渡。紹衆大潰。棄

日譚熙尚。操復攻譚。斬之。熙尚奔遼東。非惟天時抑亦人

謀也。割據原不以一時之強弱爲成敗。暗喻今操已擁百

萬之衆衆不寡矣挾天子以令諸侯名不微矣此誠不可與爭鋒

起這一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父堅字文臺兄策字

伯符三世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

援而不可圖也此路不必措意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屬此用武之國而其主劉表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是時曹操方定河北荆州次

當措意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張魯爲劉焉督義司馬襲漢中取之璋立以張

魯不願殺其家魯遂據漢中這一路當措意

將軍既帝室之胄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信義著於

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既有此大本領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

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好孫權應上可以內修政理

益之中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變字該括甚大如廢君篡位之類兩誠如是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按本傳諸葛亮琅琊人今兖州沂

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開自有因

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往詣亮凡三往乃見因

屏人曰漢室傾頽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

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日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劉先主欲伸大義以興漢室所苦者英雄無用武之地
耳武侯把天下全局逐一打算無非欲尋箇安身立命
之處而北之操挾可戰之具東之權據可守之資已付
之不可問此外除是荆益二州別無可措意也篇中提
出用武之國見其可以戰提出天府之士見其可以守
况劉表劉璋皆非操權之比取之亦易為力若跨二州
以觀變兩
路出師常不但鼎足之勢而已奈其後荆州既失山
一路不能長驅中原豈非陳壽所謂天命有歸不可以
智力爭者乎此則武侯之遺憾也文之條達明暢不事
雕飾而結構自工西件

前出師表

六百三十五言
後主即位時年甫十七

諸葛亮

後主即位十二年而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先帝漢昭烈帝劉備也即位三年而崩殂

今天下三分

魏吳

益州疲敝

益州蜀也蜀小也疲敝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也

先提明

然侍衛之臣

伏下文

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伏下文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言內外諸臣不以危急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之氣

忠志之士在外貴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自安於不德引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侍衛之臣效忠進

近之說致失義理以為內外諸臣圖報之地在君宮中府中俱

卷之六
前
有有

為一體幕府也總廷手是朝廷大將軍陟罰臧否陟升也臧不

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科條作姦偽犯及為惡善者臧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平明猶公明即上不

宜偏私使內外內外謂異法也此段言刑賞不可偏用以

治體上講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費禕俱為侍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於先帝有

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此段言宮中之將軍向寵向寵為中部

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於先帝有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此段言府中

聖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論興隆傾未

嘗不歎息痛恨於桓桓靈帝也此段總上文言用舍之當

一時而已侍中尚書陳長史參軍出師使長史張裔參軍

進一層講侍中尚書陳長史參軍出師使長史張裔參軍

史參軍當作二人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亮信願陛下

親之信之不特咨之以事而已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賢臣而不起傾頽而為興隆根上先漢後漢來言臣本

古文
卷之六
前出師二
郭郭齋

布衣躬耕南陽孔明本宛州府沂州人避亂南陽躬耕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孔明學問過人處在此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猥辱也草廬在南陽府城西南卧龍

同上即先諮臣以當世之事註見隆中對篇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按

明本傳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敗先主於當陽長坂先王

至夏曰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權先王遣亮說權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小軍三萬隨亮詣先王并

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孔明軍還鄉先王遂收江南則奉命於

危難指此無疑坊本作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劉備以建安

先王留亮據荊州何說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劉備以建安

亮使吳求救於孫權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亮先帝

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亮先帝

臣謹愼孔明一生盡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於永安

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其股肱之力效忠貞

之節繼之以死先王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大事討賊之事也○此段追叙先帝親信之殊遇以起下

文出師圖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

報之心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

有孟獲者為彝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定易勝爾亮笑縱使

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

本復反矣遂至滇池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收孟獲等以為

官屬南方悉平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其水深今南方已

廣而多瘴春夏經之多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

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中原魏也向之不即

伐魏者以南方未定

前出師三

郭

董允傳所任與公
傳少異人傳無若
無與德之言六字於
義有闕不可解
文選有從允傳

有內顧之憂耳今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
都舊都東都也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如此方不負先帝大事之寄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
之任也匡君德故分責三臣願陛下收第三節托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責攸之禪允等之咎以彰其慢上言三臣有裨補闕漏之
陟罰臧否何呼應極靈且以已之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
取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遺詔即白帝城所勅之
聖聽句以君德起以君德結見孔明此當不臣不勝受
放心者以後主耳下文遠離此句無限酸楚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表為出師而作而出師語却只在末段點過前後惓惓
惟以君德為詞按史稱後主初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
孔明則其無能為也可知此番帥諸軍北駐漢中勢難
在朝匡救除却薦人自代之外別無他法也篇中段段
提出先帝大旨以興復漢室必當追先帝之遺德欲追
先帝遺德止在用賢納諫刑賞無私一著賢臣用則小
人自遠矣若自安於不逮雖有賢臣亦不肯為用也中
段以賢臣小人竝提或以為指黃皓按孔明出師在建

興五年。越十九年後。蔣琬。董允。皆卒。費偉以陳祇為侍中。皓始預政。此處小人似與皓無涉。大抵後主為人。狎昵嬖近。是其素性。此乃防微杜漸之說。可謂格君心之非者矣。髯蘇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諒哉。西仲

亮本傳裴休注引漢晉春秋載後出師表曰此表亮本集所無出于張儼默記

儼吳大鴻臚作默記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兩立則偏

安是一串說。玩下文便知。此以天下大勢言。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

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不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

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偏安亦不能久。故以伐賊為託。而不疑。此以西蜀利害言。

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

註見前表。

并日而食。

勞不暇食。兩日惟食一日之供。坊本作并兩日。

糧為一。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

應上偏安句。

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冒危難三字。是一篇之綱。而議者謂為非。

計議者之意不過以師貴萬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
 言全不如固守待時而動天水安定三郡皆叛
 魏應漢關中響振又務於東戰於石亭大敗
 勞此進趨之時也言出師謹陳其事如左
 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指伏弩傷也
 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段言成王業劉繇王朗各據州
 郡繇據河曲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論安危言計策羣疑滿
 腹眾難塞胸川人則如能賊賢羣疑滿於腹內臨事則畏
 不可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見孫權
 坐太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不務征戰使孫策坐以致大
 應上坐以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待亡句然困於南陽
 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
 西域幾危偏於黎陽
 於祁連譚
 相連遂前突其陣魏軍散已復合雲幾敗北山
 開門拒守雲入營更大開門復旗息鼓操疑有伏兵引去
 雲合搖鼓以勁弩射魏軍魏軍殆死潼關
 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操討馬超韓遂
 河先渡兵與許褚及虎士百餘人於潼關操將渡
 來奔操天下如雨褚乃扶操上船車馬鞍蔽操乃得渡
 然後偽定一時爾偽定非實定一時非久
 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不冒危
 必不能定王業曹操五攻

昌霸不下。按三國志東海昌霸乃人名坊本解作地名誤四越
巢湖不成。征孫權軍居巢二句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李
事未詳圖謂轉而謀操也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夏侯淵守漢中為先
用馬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
之失。此段言用兵自臣到漢中。時亮率軍中
此臣之未解四也。者勝不可必
開莽年耳然喪喪字貫至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
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曲長部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有衝突之才無人出其右者蓋勇將也疑當年
營中有此名號坊本作衝突之將無可前者但
下文恐實叟青羌南征所得渠率散騎武騎皆騎一千餘人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
乘時出師待精銳既盡之後欲出不能矣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用兵總
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戰與守總而不及早圖之欲
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戰守勞
地必不夫難平者事也。頓一昔先帝敗軍於楚。指長坂
能持久夫難平者事也。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註見前
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是漢之敗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赤壁西取巴蜀。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坊
誤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是漢之成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孫權遣使爲子求羽女羽辱罵其使不稀歸蹉跎主
忽孫權襲殺關羽帥諸軍伐吳次稀歸曹丕稱帝操子丕
爲陸遜所敗稀歸今湖廣荊州府歸州曹丕稱帝操子丕
爲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街亭戰後魏之備蜀必周雖曹休有石亭之敗於魏亦
無大損此番出師在羣臣不得不疑但益州以一隅之
地其勞其費必不能與中原全力相持不下戰或可以
圖王不戰則坐以待亡已耳冒危難而行寔出於萬不
得已篇中六未解皆爲議者以爲非計而發全局打算

可謂反覆詳盡或以冒危難三字疑有僥倖成功之意
與前表謹慎二字相悖不知謹慎乃小心翼翼公爾忘
私原非畏怯所謂鞠躬盡力不計成敗利鈍者是也冒
危難亦卽此意王佐之才豈有兩副本領耶西仲

